

# 叫阮，用阮家己的名—— 博物館以台語標示動、植物名稱的意義

## Call Us, by Our Real Names - The Value of the Nam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in Museums in Taigi

---

---

何信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Ho, Hsin-Han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TCU

---

---

在臺灣，因為長期接受華語教育的關係，大家在介紹動植物時，都習慣用華語來稱呼這些動植物。例如小學課本或博物館的展覽都會提到臺灣沿海常見的螃蟹有「鋸緣青蟹」、「紅星梭子蟹」等。大家在看到這些內容時似乎也都覺得理所當然。殊不知這些看起來專業的名稱，事實上會讓學到的「知識」和臺灣廣大民眾生活語言脫節，造成「書本上的知識是書本上的，生活中的動植物是生活中的，兩者不相干」的奇怪現象，對博物館或學校的教育目標造成不良的後果。事實上，台語或其他本土語言對動、植物的稱呼，既能展現彼此食物鏈的關係；也常能反映物種外表的類似。對博物館／教育工作者來說，先認識台語名（或其他本土語言的名稱），再教華語的名稱，可以使要介紹的東西脫離展示架上或書本裡冷冰冰、距離遙遠的知識，真正進入民眾／學生的生活。（此段為華語摘要）

專門訓練外國傳教士如何在臺灣傳教的天主教「瑪利諾教會」(The Maryknoll) 出版的台語手冊的序言中講著：「多年的福傳牧靈經驗中，我發現，準講國語會使予人俗人之間的溝通順利，毋閣台語才會當縮短人俗人之間的距離，予情感和人際關係的建立閣較簡單<sup>①</sup>。」

遮个話對一寡予人教講「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學英語／國語就好的人聽起來，可能是真奇怪的代誌——對方講啥聽有就好矣，用華語和台語攏嘛全款？怎會一定愛講啥物語言咧？

總是這種「語言工具論」的論點佇語言學來講，其實已經是過時真久的理論囉，近代的理論，攏認為每一個語言和伊產生的彼片土地的自然環境、彼个民族的文化觀、世界觀攏有關係，也會當影響聽著的人心內的感受。

這個概念佇傳教是按呢，佇文化教育閣較是按呢。所以佇寒的所在通行的「愛斯基摩語」內面，和冰有關係的詞足濟；但是臺灣南部一寡所在的台語詞，往過甚至無「冰」，干焦寒天會結「霜」，所以用「冰糖」遮个所在傳統上會講是「糖霜」；「枝仔冰」會講是「霜仔枝」。

就是因為語言和產生這款語言的土地／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聽起來真親像的詞，因為講的語言無全，內涵有時也會有真大的差別，親像第一擺去美國的臺灣人，若是去餐廳點「beef noodles」和「clam chowder」，捧出來的菜絕對和伊想像的「牛肉麵(gû-bah mi)」和「蚶仔湯(ham-á thng)」差真濟。對遮，就會當看出文化對語言的影響。全款道理，用啥物語言稱呼動物、植物和礦物，表現出來的意義也會無全款，所以真濟時陣，咱若想欲真正了解身軀邊的大自然環境和物種佇咱文化傳統頂面的意義，用台語稱呼遮个物種，絕對是重要的一步。

咱臺灣這2、3代人攏長期接受華語教育，致使咱佇咧紹介動、植物的時，攏慣習用華語來稱呼個——親像博物館的紹介抑是小學課本攏會教逐家「臺灣沿海捷看著的『蟹類』，有『鋸緣青蟹』、『紅星梭子蟹』等等」。現此時無論是老師、學生，抑是社會大眾，看著課本抑是博物館的紹介按呢寫敢若攏感覺理所當然。煞毋知影遮个「看起來專業」的名稱，會予少年輩的囡仔和社會脫節，無法度共課堂上學著的知識，直接佇日常生活應用。

## 和日常生活的經驗結合

我定佇演講的時陣，共聽眾分享，講：「請你叫你家己的囡仔抑是教的學生利用休假時間去菜市仔暫暫咧，看有法度買一隻『鋸緣青蟹』抑是『紅星梭子蟹』轉去予厝裡的人煮無？」我想，學生若真正按呢去菜市仔／魚市仔問的時，避个魚販仔的反應，一定是共頭抓抓咧，小可仔懷疑，對個講「這種特別的罈仔，阮遮敢若無neh，你可能著去海洋生物館，抑是自然科學博物館問看覓咧喔！」相對來講，你若是用台語共頭家問，講欲愛「紅罈／菜罈」抑是「三點仔」，相信頭家的態度會完全無全，真好禮就講：「有喔，早起現掠的喔。」<sup>②</sup>



三點仔(sann-tiám-á)，臺灣海邊定有的一種蠟仔(tshih-á)，殼有三个大圓點，所以按呢號名。是北部沿海出名的三種「萬里蟹」的其中一種<sup>③</sup>

① 原文是華語，由本文作者翻譯作台語。

② 現此時臺灣的華語受著台語影響，有真濟台語詞嘛進入華語，親像真濟人講華語的時，嘛會用華語的念法，講是「紅罈」、「菜罈」、「三點蟹」等等。這和用華語直接念漢字的「陣頭」、「七娘媽生」全款，是受著台語的影響。

③ 圖片來源：Oceani Fernando, CC BY-NC 4.0, via <https://www.inaturalist.org/photos/214059509>



蚶仔 (ham-á)、粉蛸 (hún-giô)，臺灣海埔地定看著，也是重要的漁業產品。真濟大人和囡仔 lóng 愛提耙仔去海邊仔挖蚶仔<sup>④</sup>



蜆仔 (lâ-á)，華語叫做【臺灣蜆】。仔田邊的水溝，iah-sī 溪裡定看會著。民間定提來炒九層塔、豉豆油。這幾年也定提來做成蜆仔精<sup>⑤</sup>

有一擺，我去一間小學訪視，看著學生寫的學習單。單仔的內容大概是寫講老師恁逐家去田裡和一位做穡的阿伯開講，講了後閣予逐家仔田邊的水溝仔撈「文蛤」，逐家攏感覺真好耍。學生的學習單攏畫了真嬌，做甲真好看。總是我看了煞有淡薄仔感慨……「文蛤」就是咱講的「蚶仔 (ham-á)」，是鹹水／半鹹水的。怎會可能仔 (山裡) 田邊的水溝仔看會著？

事實上，臺灣洪水的有殼動物，捷看著的干焦「蜆仔 (lâ-á)」和「田蚌 (tsân-pe)」2種爾爾，其他無論是「蚶仔 (ham-á)」、「粉蛸 (hún-giô)」、「赤喙仔 (tshiah-tshù-á)」、「竹蚶 (tik-ham)」等等，攏是鹹水／半鹹水的。所以小學生寫講仔田邊撈「文蛤」，表示個學的知識「不接地氣」，干焦是課本頂面的，所以無法度區分這內底的精差——甚至表示教的老師嘛干焦對課本學知識，無實際上去接觸過遮个事物。

頂面這2个例，若換做老師用台語教學生咧？我想，結果會完全無全。因為老師、學生攏會隨共遮个事物和家已往

過的生活經驗連結起來，就袂有頂面講的遮情形產生。

這種例仔醫學頂面是真捷發生的代誌——用「蜂窩性組織炎」共病人講，患者無反應；但是若是用台語共講「蜂巢癰」(phang-siū-ing)，病人隨逃起來，講伊的某一个長輩就是著遮病死的，愛醫生好好矣共治療。閣有精神科醫生用華語的問卷問患者，測出來是無病的；但是用患者的母語共問全款的問卷，問起來煞是有病的……。這攏是因為咱的生活經驗攏仔「真實的世界」，「學術」有伊的系統、有伊的需要，真濟時陣和咱的生活經驗是有相當距離的。

認知著這點真重要。無論是對教學抑學習的角度來看，這種的斷裂攏是真不利的：當當教師／博物館導覽員的知識干焦是對冊裡學來，和生活無法度結合的時，伊就是空、無根、想像的，閣定定會偏離真實的狀況，閣定會予咱學著的知識和日常生活的經驗斷裂、接袂起來。教師／導覽員用這種偏離日常使用的知識去教囡仔／民眾……咱會當想像這的後果是啥物。

④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臺灣貝類資料庫，CC BY-NC-ND 2.5 TW, via [https://shell.sinica.edu.tw/chinese/shellpic2.php?science\\_no=2769](https://shell.sinica.edu.tw/chinese/shellpic2.php?science_no=2769)

⑤ 圖片來源：Lijin Huang (紫棟)，CC BY-NC 4.0, via <https://inaturalist.nz/photos/280265973>

⑥ 圖片來源：Devcore, Public domain, v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

⑦ 用【】表示括弧內的詞用華語念。下面也相全。

⑧ 名內面有「虎」的構詞，若是頭前毋是接伊的食物的，就是表示這類的動物性情真歹、真惡，就親像「鷹仔虎 (ing-á-hóo)」(華語：【松雀鷹】)，並毋是代表伊專門食鷹，是代表伊的侵略性較強。

⑨ 圖片來源：邱文強，CC BY-SA 4.0, via <https://reurl.cc/K01Rng>



## 展現食物鏈的關係

事實上，用台語稱呼動植物的名，除了和生活結合以外，另外還有重要的功能和意義，就是展現「食物鏈」的關係——語言是對土地發展出來的，所以在地的語言，就會呈現出在地的面貌。全一款物種有可能佇無全的所在，「伊的食物」和「會食伊的動物」嘛會無全，這時，若用在地的語言名稱去看，有時就會當看出這種動物佇當地食物鏈的位置。

親像咱臺灣東部真有名的2種魚仔，若用華語，會稱呼這2種魚仔是【飛魚】<sup>⑦</sup>和【鬼頭刀】。對頂面的名稱，咱看袂出2種魚仔有啥物關聯。不過若用台語唸，這2種魚仔就是「飛烏(pue-oo)」和「飛烏虎(pue-oo-hóo)」。咱知台語號動物名，若尾字是「虎」的，通常就代表「會食……的」，無就是「真歹、真惡的」。這邊的關係是前一種情形，所以對「飛烏虎」的名，會當知影伊會食「飛烏」，這2種魚有「食物鏈」的關係。類似的獵物／掠食者關係，台語稱呼還有「胡蠅(hôo-sîn)」(華語：【蒼蠅】)和「胡蠅虎(hôo-sîn-hóo)」(【跳蛛】)；「羌仔(kiunn-á)」(【山羌】)和「羌仔虎(kiunn-á-hóo)」(【黃喉貂】)；「煙仔(ian-á)」(【鯉魚】)和「煙仔虎(ian-á-hóo)」(【齒鯊】)。遮个動物，用華語的名稱看起來，互相攏無關聯；總是若用台語名稱呼，就看會出來每一組動物的食物鏈關係<sup>⑧</sup>。



1



2



3

1  
胡蠅虎(hôo-sîn hóo)。是厝裡定看著的2種袂結網的蜘蛛的一種，另外一種是khah大隻的「螞蟥(lâ-giâ)」。胡蠅虎的速度緊，跳kah真懸，定掠胡蠅來食<sup>⑥</sup>

2  
羌仔(kiunn-á)，臺灣山裡定看著的動物，細細隻，若狗。公的有短角。台語講人「哭kah若羌仔」，意思是哭kah真可憐(何信翰攝)

3  
羌仔虎(kiunn-á-hóo)，華語叫做【黃喉貂】。嚙喉的毛是黃色的，跳的時若海波浪，真好看。也有人講伊是「山裡的海豬仔」。會掠羌仔來食<sup>⑨</sup>

毋若動物之間，台語的動物和植物的號名，也有這種食物鏈的關係——臺灣的小學真愛種一種叫做「白雞油」的樹仔。這種樹種華語叫做【光臘樹】，因為【獨角仙】愛食白雞油的樹汁。所以種這種樹仔，就會有這種蟲豸聚集，予學生因仔有真濟趣味和觀察學習的機會。因為【獨角仙】愛食白雞油的汁，所以台語就共伊叫做是「雞油龜仔」<sup>10</sup>；「雞油龜仔」和「白雞油」嘛是食物鏈的關係。

其實，無論是雞油龜仔、剪仔龜（【鍬形蟲】），抑是其他的大隻龜仔，個的細团攏叫做「雞母蟲(ke-bó thàng)」——因為規隻白白、肥肥、軟軟，是雞母上愛食的物。所以「白雞油(樹)是雞油龜仔愛食的」、「雞母蟲是雞母愛食的」。按呢食物鏈關係就出來矣。相對來講，若用華語稱呼，就看出有這種關係。

另外一个真好的例，是「桑仔樹(sng-á-tshiū)」。桑仔樹的果，有桑材(sng-tsâi)、桑葢(sng-suí)、桑莓(sng-m̄)幾種稱呼；伊的葉仔有直翻，叫做桑葉(sng-hiòh)的。但是民間有另外一種台語稱呼，叫做娘仔葉(niū-á-hiòh)。若叫做娘仔葉，就和「桑」聽起來無關係矣，這是按怎咧？這就是欲表現食物鏈的關係——桑葉是「娘仔」(【蠶】)愛食的，所以共叫做「娘仔葉」。

親像這種食物鏈的關係，佇無仝的語言內面，應該攏會稍可無仝——這是因為就算是仝款的物種，只要生活佇無仝的地區，食的物件隨當地的自然條件嘛會無仝。這種食物鏈佇臺灣(包括周邊地區)看會著，並無代表全世界攏看會著。台語指稱的食物鏈關係，顯示出伊和臺灣這塊土地之間的密切關聯。

## 展現外表的相似性

除了食物鏈，台語嘛定共「外形有寡類似」的動、植物名，用特別的構詞法表現——上典型的的就是加一字「舅」。親像平平真濟跔、有硬殼包著咧的，著叫「蜈蚣(giâ-kang)」和「蜈蚣舅(giâ-kang-kū)」(【馬陸】)；臺灣周邊捷看著的旗魚，有「丁挽(ting-bán)」(【白皮旗魚】)和「丁挽舅(ting-bán-kū)」(【劍旗魚】)。植物嘛仝款，有「苦楝(khóo-ling)」就有「苦楝舅(khóo-ling-kū)」(【臺灣欒樹】)；有「烏心石」就有「烏心石舅(oo-sim-tsióh-kū)」(【恆春木蘭】)；頂面講著的「白雞



雞油龜(ke-iū ku)／鹿角龜(lòk-kak ku)，因為愛食白雞油(péh ke-iū)，所以按呢號名(何信翰 攝)





|| 桑葚 (sng-suî), 有的所在也稱呼做桑材 (sng-tsài)、鹽桑仔 (iâm-sng-á) ⑩

油」，嘛有「白雞油舅 (péh-ke-iûk-kū)」(【臺灣枏】)。遮攏是透過加一字「舅」，來表現這2種物種類似的外型的構詞。

另外一種號名法，是用全款的詞來代表類似的外表，親像頂面講的白雞油，是欲表現樹仔予雞油龜仔咬過以後，油油滑滑，像抹過雞油全款，其他外型親像的樹仔，嘛會叫做「雞油」，親像雞油(【臺灣櫟】)、紅雞油(【榔榆】)，水雞油(【霧水葛】)，菝仔雞油(【臺灣樂樹】)攏是這欸。另外，「雞油」是描述個的樹仔極摸起來彼種油油滑滑的感覺。這種號名法，佇華語內面就較少看著。

## 結論

咱定講，「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斷、文化滅；文化滅、民族亡」。佇博物學內面其實也是按呢。用台語(抑是其他的本土語言)紹介、教育、學習臺灣物種，毋若會當看出咱臺灣人的世界觀和看待遮咱周圍環境的角度；也會當真正和這塊土地連結。按呢對博物館抑是學校來講，所學著的動、植物知識，才會真正進入民眾和學生的生活，無閣再是干焦排佇博物館的展示架仔頂抑是寫佇冊裡，冷冰冰，距離遙遠的物件。

⑩ 也有人共這欸蟲叫做「鹿角龜 (lók-kak ku)」，講伊的角親像是鹿仔的角。

⑪ 圖片來源：葉子, Public domain, via <https://www.inaturalist.org/photos/56582188>